

柿子树下

□赖家斌

老家屋前的沟对面,从沟口到向家堡长着四棵粗壮的柿子树,每棵树之间相距大约一里路。沟口上的那棵最粗,要三人合抱,靠沟边的一侧有个树洞,可容两人避雨,最小的那棵一个人也抱不住。爷爷不知道它有多少岁,只说是记事起就那么粗,后来没见过怎么长。

这些柿子树长在石岩土包上,树皮黢黑皴裂,树干苍劲嶙峋,树根如同龙爪一样深入地下,树枝虬曲着向四周延展,遮盖了几分地。春天的时候,柿子树长出浅绿色的椭圆形叶子,沟里溪水清冽冽流淌,沟两边青草葱茏。

柿子树下,我们放牛羊、打猎草、剥野菜、荡秋千,有时候也拿出课本来背几句古诗、念几页文章。夏天,柿子树开着淡黄或嫩白的小花骨朵,引得蜂飞蝶舞、鸟啼雀鸣。叶子也有巴掌大,浓荫如盖。柿子树下,大人们摇着蒲扇,磕着旱烟锅,望着被太阳暴晒依然疯长的庄稼,盘算着这一年的收成。婶子们洗衣裳、淘菜蔬,满沟欢声笑语溅起水花朵朵,飘起缕缕炊烟。

灯阳村

□程新中

按照文字介绍的,这里住着近千人。然而,登上灯阳村后面的山,又发觉灯阳村小得可怜。小河边巴掌大的一个自然村,在林木掩映下,看起来零零碎碎,没有横空出世的气势。我往的灯阳村一户人家,竟然看不到它的一片瓦。麻雀一群一群从浅草刺蓬里飞出来,又落进槐树林或残垣断壁下的草丛。桃园里的桃树叶子卷了起来,桃树下的鸡却很精神,“咯咯”叫着,我还没明白过来,潜伏在桃园小房子里的狗狂吠了起来。我往地上踩了一脚,那条黄狗就“嘤嘤”着缩进狗洞里去了。

我终于见到人了,在地里劳动的人。山上除了果园,还有洋芋地、红薯地、菜地。村民正在收洋芋。继续往山上走,才发觉这里的村子多建在山沟里。房子自沟底而上,大有漫山遍野之势。然而,山多石山,建到一定高度,房子又缩了回去。人与自然的竞争、人与自然的妥协,使灯阳村成了随遇而安的样子。坐在山道上,看赶着牛羊的老汉,看那些庄稼地,我像穿过林间的风一样寂寞,找不到港湾。风需要港湾吗?我抚摸着地上风化的土石,想着风需要天空、人需要大地,无论在城市的繁华里,还是在灯阳小村的昏冥里。正午的阳光暖暖的,阻止不了生命的流动,我们要老去,草木要轮回,灯阳要更新……

下得山来,回到村里,村子还是那般安静。村道边,一只没生下几天的小羊跪在地上拱奶吃,惹得一群经过的鸭子停下来围观,“嘎嘎”的起哄声让母羊大为光火。路边的草在杨树庇护下挺直着,我也渴望过庇护,渴望舒适,渴望安全。但要获得这些,就像地上的小草,要放弃顶天立地的成长。得失之间,还是顺其自然吧。

回到屋子,石头砌的屋子凉气逼人。我又走出来,顺着村道,走到马路边。路边有一排房子,一个做黄姜生意的中年人提着漆桶正在水泥砖上刷广告。马路对面是果园,安静如湖。有的房门敞开着,挂着牌子,但也不见人影。除了地里的劳作者,其他人都去了哪儿?外出打工了吗?我看了路两头,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人。

仰头看看村子后面快接到云天的大山,看看对面山峰像一弯月牙的石头,看了看遍地的果木白杨,又往回走。这是一个小村庄,不能承载任何奢望,但它能令人感到心安。当我轻轻穿过巷子,走过那一扇扇敞开的门,我想,这里是陕南大地的一部分,每一寸泥土都带着历史的痕迹和文化的积淀。因为这样,小村也就有了一种抹不掉的淡定从容。无论外人怎么看,它在这里,与时间一起沧桑桑田,也不因为它的小而失去厚重。

(单位:陕西中烟旬阳卷烟厂)



我们直勾勾盯着挂满树杈的青皮柿子,盼着快快长。等到比拳头大些,我们就背着挎包猴子一样爬上树枝,摘一大包,等到天黑后悄悄摸到沟口的秧田里。约莫一周后,掏出洗净就吃,清脆爽口,涩味全无。

三官庙边是一棵磨盘柿子树,几片柿叶覆盖下,柿子如石磨一样扁平圆润,青色油亮,个头硕大,煞是好看。我们搭梯子、拿竹竿挑下来,妈妈用温水搅拌草木灰淹在坛子里,坛口封紧密闭,过一周就可食用。柿子那脆生生、甜润润的味儿让人口齿生津,是那段时间我们主要的零食。

一次,我的语文科目考了全班第一,妈妈掏出两个大大的磨盘柿子作为奖励,这让

妹妹、弟弟口馋不已。秋天到了,柿子慢慢变黄,而后由黄变红。柿子树的片片叶子飘落,几枚红柿子点缀其间,燕雀翻飞,叽叽喳喳,妈妈不时摘些柿子蒸馍馍,为淡淡的日子添加些许甜甜的味道。爸爸和叔叔就在柿子树旁筑灶烤酒,支起铁锅,架上酒甑,添上柴火,酒水流出,热气腾腾,酒香四溢。一声“酒香嘞,来尝哦”引得周围邻居不约而同地聚到酒坛子跟前,拿起土巴碗,一口接着一口喝,一碗喝罢再一碗,直喝得啧啧叫好,面色酡红。

霜降过后,柿子就该下树了,大人们爬上树轻轻一摇,熟透的柿子就“啪嗒”落地。我们小娃子抢着捡、争着吃,还装上一挎篮,藏在屋子里慢慢享用,多数还是要用

竹竿连叶带蒂挑下,装满箩筐和背篓。一部分留作烤过年酒的原料,挑选个大、颜色好的去皮后,用龙须草绳子串起来挂在屋檐下。那些时日,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缀满了红彤彤的柿子,像一盏盏红灯笼,照亮农家红红火火的日子。一层霜落,柿子罩上白色外衣,裹住晶莹剔透的柿饼肉瓤,轻嚼一口,沁入心扉,都是甜糯的味道、甜美的回忆。

“晓连星影出,晚带日光昏。”柿子树不拒贫瘠,不畏风雨,不卑不亢,顽强生长。春来小花开放,夏季带来清凉,秋日硕果盈枝,冬天静待苍茫。它饱尝青涩,酝酿甜蜜,用一丛丛喜庆的红色,装点火热生活,礼赞丰收年景,年复一年为人们送去“事事如意”的美好祝福。

后来,这几棵柿子树干枯老去。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站在老地方凝视,总忘不了那一树树柿子红。我看见山坡上的树木都朝向那几棵老柿子树的方向,或笔直仰望,或低头怀念,就像我们一样,对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充满回忆和崇敬。

在忧患与闲适间书写人生

□孙孝运

在文学的广袤天地里,安黎宛如一颗独特的星辰,散发着别样的光芒。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,也是一位严谨负责的文学刊物编辑。安黎的人生,交织着对社会的忧患与写作的闲适,犹如一幅层次丰富的画卷。

从《我是麻子村村民》《小人物》到《丑陋的牙齿》,从《痉挛》到《臭脚丫走过故乡路》《农民工》,再到近几年关于教育的讲座,他始终怀揣着一颗炽热的心,试图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唤醒更多人改变不良习惯,以及那些由不良习惯衍生的社会顽疾。

安黎将自己的所学、所知、所思、所想,以更加深刻的方式表达出来,对人生和社会进行深层次思考,期望给人们带来启示和感悟,引领大家走向醒悟。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,更是对人性、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剖析。文学应该是真实生活的镜子,映照出世间的善恶美丑、悲欢离合。

他的文化之根深深扎在三秦大地的黄土之

中,但他的小说与以往的陕西作家风格迥异。他的艺术观念和写作方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气息,与代表的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。西北大学教授费秉勋这样评价:安黎比较孤独,不喜欢扎堆,不张扬,勤奋刻苦,埋头读、写、思考。他的读书范围很广,外国书籍占比很大,且善于读书,能消化吸收为自己的血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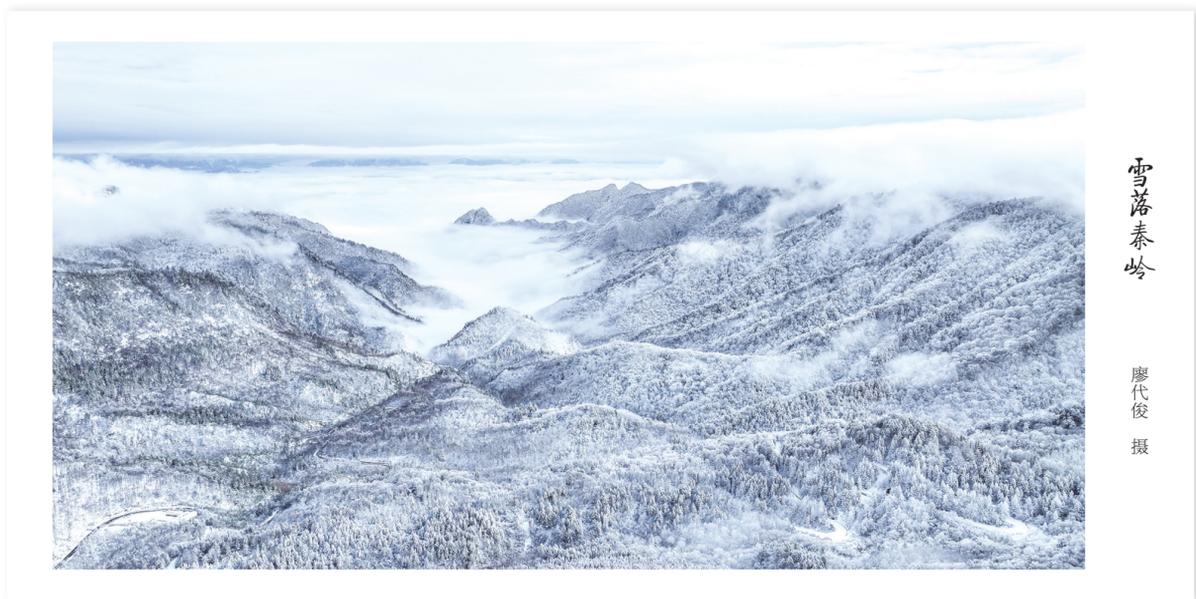
看过《我是麻子村村民》后,我更加深刻了解到安黎对社会、对人生忧患意识的根源。他的母亲勤快善良,父亲是村里的能工巧匠,他们不辞辛劳地拉扯孩子们长大。安黎凭借勤学智慧考上大学,跳出农门。但他参加工作后收入紧张,既要照顾老人,又要照顾弟弟妹妹。即使工作多年,他仍放不下家人,也会热情地招呼亲戚朋友。我曾和安黎在一个院子居住,他家里经常迎来一批又一批亲戚朋友,他一视同仁,却也因此变得入不敷出。

安黎的闲适体现在精神层面,实际是安黎思维活跃的体现。在西安北稍门那间居所,他一住

十多年,房间里最多的就是书籍。中外文学名著、国内国际经济与贸易以及多个领域的书本琳琅满目。即使搬到北郊,家里最多的依然是书籍,连嫂子都颇有怨言,觉得他把书看得比什么都金贵。他鲜少涉足社交场合,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。他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,而是通过读书、开悟、领悟,集纳智慧与思考,形成自己的精神硕果。他并非闭门造车,而是关注社会发展,透过现象看本质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和不同人物的语言写作,让读者看清社会的真实一面。

他常常感慨社会现象和人生故事,用犀利的眼光发现问题,用尖锐的话语指出问题。在虚伪的人面前,他或许显得“狂妄自大”,但了解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良苦用心。他希望用文字感化人、启迪人,让世人看到假大空的危害,领略真善美的益处,看清社会的本真。

安黎,在忧患意识与闲适生活之间,用文字书写着独特的人生篇章,也用自己文学的深刻见解,为文学天空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



雪落秦岭

廖代俊 摄

父亲的藏书

□吴海鹰

人们眼里,财富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或是终生享用不尽的金钱。而在我的眼里,父亲书柜里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书籍才是我一生追求财富。

父亲有两个三米高、一米多宽的书柜,枣红色的柜身散发着幽幽光泽,里面摆放着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等各个领域的书籍,但大多数是中外名著。有中国四大名著,有法国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莫泊桑的《中短篇小说选》、美国海明威的《别了,武器》、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作全集、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集,可谓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。

小时候,我多次想看父亲书柜里的书,可是父亲不让,像怕我损坏他珍藏宝物似地说:“你还小,看不懂,等你长大了再看。”冬去春来,岁月交替,我渐渐长大了,才明白那些书是父亲的一种

精神寄托,是父亲的挚爱,是父亲的财富,更是父亲的生命。父亲嫌我当时太小,怕我把书弄脏、弄破,更重要的是怕我分辨不清书里的精华与糟粕而误入歧途。在我成人以前,能看看父亲书柜里的书,成了我当时的一个梦想……

走上工作岗位后,父亲视为珍宝的书柜向我敞开了。我仿佛潜入一个书的海洋,或奋力搏击浪花之中,或拼命起伏狂涛之上。我自己每日坚持不懈地读书、思考,终于在1996年考上县党校大专班,只有自己知道那两三年里自己流过多少

汗水,才换来这些成绩。在党校里,我继续勤奋读书,从书中汲取营养,接着又考上了本科班,但自己绝不会因此而满足,止步不前。

我从父亲的书柜里取书时,常常可以看到父亲伏案读书的身影。父亲从名牌大学毕业,并具有高级职称,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作品,出版了十余部文学专著。可是,父亲没有停步,日日夜夜依然在知识的天空中翱翔。炎炎夏日,任凭汗流浹背,他坐在椅子上读着各种不同的书,津津有味;纷纷冬雪,屋外乌云密布、朔风急吹,室内也是冷得出奇,他依然捧着书,浑然忘我……

父亲的书柜如同一个百宝箱,林林总总,总是有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……那是父亲的珍藏,也是我终生守护的财富。

(单位:三原县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大队)

远方的道路,有土路、石桥、木桥、混凝土桥,也有骑摩托的便道、开汽车的大路,当乡村公路通上高速,连上铁路、高铁和机场,它们的走向便是楼房林立的城市一角。这位“小小规划师”之所以这样设计,理由是:“我这个村长的规划理念就是我建设美丽乡村的美好理想。我一定要当个好

格平房,镇上高达一二十层的楼房,以及电视里播放的城市高楼大厦,均起基于泥土,并是泥土烧制的砖瓦所建的。她使劲跺了三脚,在泥土上踩出深深的脚印,在脚印上写下了自己长大成人的理想:左脚为“规划师”,右脚是“工程师”。

当我们的视线从田野收回篱笆,蓦然发现万琴棋的眼睛湿润了。晶莹的泪花中闪烁的是一棵棵从泥土中长出的幼苗,是一个个从泥土中站立起来的新人。

作为乡土中国“农”的传人,无论是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,还是教师、厨师、工程师,祖上均生于泥土、长于泥土。泥土是我们的底气,是我们的底色。每每回归泥土,走进土地,我们不仅接地气、增底气,而且有了走出大山、走向高远的力气与志气。这就是泥土的力量,是中国人与泥土的天然关系。

平利县作为女娲文化的重要传说地之一,流传着“抔土造人”的美妙故事。今天,在帝景南山看到“泥土育人”的生动实践,我的目光透过敞篷作坊的泥土,看到了田野里拔节生长的树木,看到了乡土上奔向天空的鸟儿。

负责研学活动的一位教员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小女孩。她是大山里的留守儿童,没有出过秋河,更没进过县城,曾经的理想是上到化龙山顶,看清太阳的模样。当她知道家乡的泥土可以烧成砖瓦、盖成楼房时,便得知:社区连片的徽派风

市长,把乡村当作城市一样规划好、建设好!”

李焕龙

花与灯,星与梦

(外一首)

□王可田

茶越喝越淡
歌越听越孤独
诗神远去
藏起彩虹的夏日

你的树已不长新枝
不发新芽
你吞食记忆
咀嚼过往——
一架忧伤的
时间的榨汁机

灰头土脸的时光
也是好时光呀
如约而至
不会遮住你的
花与灯,星与梦

风景

你在那片风景中
再也走不出来
脸庞的轮廓
迷蒙的眼神
斜晖脉脉
让时光克制流逝的本能
你融入那风景
风景外的人
感到来世的孤独
(单位:铜川市印台区农
技中心)

爱上冬天的大地

□白卫民

雪被风拽着手
一路向前奔跑
把秋的记忆抹去
在大地上留下了冬的痕迹

雪花,一夜之间
挂满了树梢
给金菊披上了洁白的衣裳
让梅花更加艳丽夺目

雪花,爱上了冬天的大地
扑向大地的怀抱
让空旷的田野银装素裹
麦苗抬头为它鼓掌

我捧一把雪花
把爱意送给大地
手心装满了
雪花柔情的话语
(单位:西安京西双鹤
药业有限公司)

家

□南坡

家是心灵的诊所
哪怕心在滴血
只要吃一碗母亲的拌菜面
便会忘掉一切伤痛

家是心锁的钥匙
当想不开的时候
回一趟老家
只要看一眼默默劳作的父亲
就会明白
生活的真谛就两个字——
简单

家是念想的归宿
没有念想的人生
是另一种残缺不全
不求叶落归根
但求心有所托
心有所托才可以
培植希望
希望往往是一粒
饱满的种子
一粒饱满的种子
往往会长成一棵
参天大树
(单位:榆林市佳县中学)

